

扒了半天玉米,挣得一个饼子

那时候,过节如同过关

20年代

肥城
刘玉梓

斗转星移,恍惚间我已是耄耋之年。人老了,眼前的事情往往记不住,可一些很久以前的往事却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我出生在社会动荡的年代,那时候,过节如同过关。

1943年是大旱之年,为了混口饭吃,中秋节前我打算到济南卖苦力。因没有“良民证”没能进城,返回时走到党家庄天已经黑了,只好和衣在大街上睡了一夜。第二天又渴又饿,想在集市上出卖小工挣钱回家,人家只给五块。这样忙了一天就到了八月十五了,下着雨,雇主不再雇工,好说歹说又给人家扒了半天玉米,挣了一个饼子,才踏上返家的路。

1947年,八月十五晚上正吃饭,听说国民党部队来抓壮丁,我作为家中唯一成年男子赶紧向山里出逃,夜色中我准备翻过一个土沟时,不料落入一个近十米深的沟里,幸亏沟边长有灌木杂草,我只是被划伤多处。那时人们都不盼着过节,只盼着能过个安稳日子就知足了。

都说小孩盼过节,老人怕过节,我八十八岁了并不怕过节,生活好了,孩子们过节是希望的延续,老人们过节是幸福的积累。我还盼着多过几个节,多享几年福呢!

想念五仁月饼里“青红丝”的味道



光阴的味道

年代秀



作者台应新。
1988年中秋节前后全家人照片,后排右一为

50年代

济南
台应新

我的童年,正是那个物质匮乏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。每年进入中秋月,父母都要提前买月饼,但是不许吃,要等到八月十五晚上,母亲才会把早已油透了包装纸的月饼拿出来。

那时我最爱吃五仁月饼,里面除了核桃仁、瓜子仁、黑白芝麻外,就是那红红绿绿的“青红丝”,既好看又好吃。“青红丝”给我的口感是,清爽的桔皮味道溢满口腔,果仁的香味遮盖不了它,果酱的甜味掩盖不住它,吃起来爽口,嚼起来有韧性,看上去有食欲。

有一年中秋,妈妈给了我一个五仁月饼。我把它掰开,先把核桃仁、瓜子仁挑着吃了,最后把“青红丝”包在纸里,留在上学路上慢慢地,一根儿一根儿地品尝。

听老人说过,“青红丝”最正宗的原料是用陈皮经过切丝、上色、拌糖、晾晒等工艺腌制而成,后来改用新鲜的桔皮制作。再后来,因有人质疑内含色素添加剂,大部分厂家为了避嫌,最后改用其它原料代替了。

近几年,每当中秋之夜,我品尝完那品种繁多、价格昂贵的月饼之后,临窗眺望,看着满月高高地游走,心里就想念“青红丝”那回味无穷的味道。

房东请吃饭 杀了看家狗

为了我这个城市姑娘,房东竟忍痛杀了那只温顺的狗

50年代

济南
夏季青

“文革”期间夏秋之交时,学校组织我们到几十里外的农村锻炼。我被分配到一个三口之家,院子不大收拾得挺干净,院里拴着一条狗,懒洋洋地趴在一棵小树。我从小怕狗,此时有点紧张。男主人瘦高个、长方脸,他说:别害怕,狗不咬人。女主人中等身材,看到我微微一笑,我就在他们家扎下来了。

这家人都不爱说话,在他们家住了二十多天,我没听他们聊家长里短,就连他家七八岁的那小女孩也是静悄悄的,乖乖地在墙根下玩。更让人想不到的那只狗居然也很温顺,从没听见狂吠乱叫。

我的一个同学分到一个老太太家,老太太可热情了,问长问短的,还拿出红枣让吃。相比之下,我觉得有些失落。我的主人温和礼貌,但缺乏点热情,我感觉自己的日子过得没滋没味的。

转眼到了八月十五,学校不放假,我们不能回家。中秋那天下班回来,一迈进大门槛,就听见一阵扑鼻的肉香,大门洞里的锅台上炖着一锅红烧肉,咕嘟咕嘟的。我一问房东,他说是把那只狗杀了。“杀它干吗?”我傻乎乎地问。“太老了。”我当时竟然信以为真。

晚饭可真丰盛!饭桌放在院子里,大嫂盛满一大碗肉,又端出一水案子大包子。包子又大又白,鼓鼓的,看着好诱人。狗肉味道好极了,虽然没有香叶、八角、料酒,也没有了葱、桂皮,只不过搁点油、盐、酱油,可是炖出来却特别香,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一顿中秋宴。

现在回想起来,为了我这个城市姑娘房东竟忍痛杀了那只温顺的狗,只是,几十年后我才体味出这番真挚朴实的情意。

时下中秋节,即便是寻常人家,月饼也不再是稀罕珍饬。遥想几十年前,你是否还记得起五仁月饼的浓香?
记忆中,有没有望眼欲穿的盼,有没有那粗纸细绳的包装,父母是不是提前将月饼藏在橱柜或者悠悠地挂在高处,馋得你口水直淌?最后你有没有趁大人不在,踩着凳子偷出一口尝尝?

1952年,月饼被狗叼走了

全家人的失望表情,至今刻在我脑子里

40年代

聊城
刘桂兰

我已经70岁了,过了几十年中秋,最难忘的是1952年,那是一个让人失望的节日。

小时家里穷经常吃不饱饭,越是穷人家的孩子越盼过节吃点好的,每年一入八月,我和弟弟便掰着手指数算。娘做了两双布鞋拿到集市卖钱,买了一斤月饼给姥姥送去,姥姥又让我娘拿回半斤。老家时兴大月饼,半斤一个,娘说:“晚上月亮出来后就切开分给全家人吃。”

我们和大娘家住在一个院子里,伯父当兵走了十几年,大娘一个小脚女人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。大娘动员我娘拿出那半斤月饼上供。那时家里没有供桌,只好把月饼摆在院里石台上。我们吃完晚饭高高兴兴地到院子里拿月饼,可月饼却失踪了,弟弟当时就哇哇大哭。两家人赶紧寻找,结果在大门口看见一只狗趴在地上津津有味地吃东西,吃的正是我家的月饼,只剩下一点渣渣。全家人的失望表情,至今刻在我脑子里。

盼当兵的爹爹早回家

收到烈士证,奶奶和娘抱头痛哭

40年代

济南
老民

我生于1944年,在童年记忆里,我家过中秋,气氛总是有些压抑。晚上,奶奶把小桌摆在天井里,放上几块月饼和几个梨,一遍遍地叮嘱我和哥哥弟弟:“千万别动,先让天爷爷和月亮奶奶吃,再让你爷爷你爹吃,然后你们仨才能吃!”

解放战争进入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阶段,26岁的父亲参加了解放军。那年哥哥7岁,我3岁,弟弟1岁半。娘说爹临走时,把我们小哥仨揽在怀里,亲了这个亲那个,一遍一遍亲不够,爹的泪水打湿了我们的脸颊。

爹参军后的第二年夏天,爷爷给人扛活中暑而去。一家人孤儿寡母,日子的艰辛可想而知,娘和奶奶天天盼着爹早回来,可是,一直盼到解放,盼来的却是一张烈

士证。收到烈士证,奶奶和娘抱头痛哭。娘安慰奶奶,也安慰自己,政府送来烈士证时并没说清爹牺牲的地址,他没死。之后,娘四处打听爹的下落,时不时把有关爹的好消息说给奶奶听,让她高兴。我大学刚毕业,娘就撒手人寰,老人家去世前反复叮嘱我,一定找回爹,活要见人,死要见尸,她死后要同爹埋在一起。

我根据爹参军的时间,利用工作之余,仔细阅读临朐、莱芜、孟良崮、济南等战役的有关史料,终于在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辑录的《山东省革命烈士名录》上找到了爹的名字:姚同林,1921年生,1947年春入伍,华东野战军四纵十二师三十五团战士;1948年冬,牺牲在淮海战役。这个消息让我喜极而泣。



1967年中秋节前后,夏季青(前排右一)与同学留念。

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每逢过节,济南国营商业储运公司都要组织文艺表演活动。



1982年,刘玉梓(前排右一)与家人留影。



1985年,董攀山(左一)和妻子孩子合影。